

〔日本〕

大薮春彦著

末日

柳青译

未 日

大 薮 春 彦

时 代 文 艺 出 版 社

未 日

时 代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政编码:130021)

新华书店总店长春发行所 经销

吉林省第二印刷厂印刷

180 千字 787×1092 毫米 1/32 开 7.5 印张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87-1160-0/I.1147 定价:10.80 元

内容简介

泽一侨居美国，成为一名优异的侦探，他奉上级命信令，回日本完成一项艰辛复杂的侦察任务，但因信息泄密，当他踏上日本国之后，他身边突然发现了形形色色的各种可疑人物，为他的侦破任务带来重重困难。但技术高超的泽一十分坚强，未被困难吓倒，他克服重重困难，将敌人一网打尽……

目录

隐形者	(1)
忆旧友	(33)
情汉子	(65)
战群雄	(102)
明日恋	(139)
坚决者	(168)
末日情	(208)

隐 形 者

在田园调布车站，挡住一辆出租汽车，泽一对司机说：“去井山……。”

这部车的司机没提小费要求，态度冷漠地驾着车。

在下行的路上出租汽车很多，大都是搭着一些喝醉酒的顾客，而上行的路上却空旷旷的。泽一虚着眼睛，沉缅到对往事的回忆中去了。

泽一移居美国，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当时，他高中刚毕业，过着东游西逛、无所事事的生活。

泽一的老家位于东京城郊的一个叫町田市的小城镇，开了家自行车铺，虽说是自行车铺，也兼营摩托车的贩卖和修理。

泽一有一个弟弟，叫昭次，比他小三岁。兄弟俩在店里帮父亲修理自行车和摩托车。

可是，那些生产厂家的特约经销店不断地出现在町田市，泽一家的车铺每况愈下。

这时，泽一给驻日美军的住宅当小男仆，顺便也可以学点英语，从此他就住到美国军人的家里去了。

泽一最先去的是麦克伦少校的家，那家人孩子很多，以后麦克伦少校调动工作去了德国。少校离日本前，泽一又搬到了雪莉·奥布兰上尉的家里。

上尉雪莉是个爱尔兰后裔，她是个独身妇女，正处在徐

娘半老，风韵犹存的年华，当时泽一却正是青少年，风华正茂，在搬去的第二夜，雪莉就和他勾搭上了。

那时候的泽一很少接触女人，在雪莉的培养下，他进步很快，深得女人欢心。

雪莉一下子迷恋上了泽一，半年后她奉命调回美国，去新乔治亚州巴塔生陆军基地工作，那时，她给了泽一的父亲五百万日元，作为把泽一收为养子的酬金，把泽一带到美国去了。到了巴塔生以后，就让泽一在当地一所学院读书，白天上学，晚上住在家里，在四年的学习期间泽一取得了美国的公民权。

泽一大学毕业的第二天，纵欲无度的雪莉因中风而死在了泽一的床上。

泽一从雪莉名下继承了三万美元的遗产，并把家搬到了离巴塔生只有十五英里的新奥克城。

泽一租了一套公寓住房，在一家地处闹市的名叫弗兰奇·奈洛的枪械商店工作。

雪莉生前就酷爱射击，还是在日本时就常带着泽一到部队的射击场去打靶，所以不论手枪、步枪，还是猎枪，他都打得很好。

泽一在进了巴塔生地方学院的第二年，还取得了全美学生射击（步枪与手枪）冠军的桂冠，直到毕业，都保持着不败的成绩。

正因如此，泽一总想生活在枪的世界里，他的理想就是，射击、射击，连续不断的。委曲求全，在奈洛开的枪械商店的主要工作就是给顾客担任射击教练和枪械的修理。

可是，没隔多久，泽一就清楚了，这座新奥克城乃是在拉·柯萨·诺斯脱拉的控制之下，诺斯脱拉是世界上最大的

犯罪集团的黑手党。

州长、市长、警察局长、检察院，法官统统被收买了，成了黑手党的鹰犬。

泽一工作的那一家枪械商店的店主叫弗兰奇·奈洛，从这个名字就知道他是意大利人，他是黑手党的成员。操纵新阿克城的黑手党是唐·马里奥·莫莱梯家庭，奈洛是他手下的一个头目。

当地的黑手党发现了泽一高超的射击技术。他们不厌其烦地去说服泽一。并且，莫莱梯家庭的二号人物乔·安德莱梯让自己的亲生女儿丝苔作为诱饵去接近泽一。

丝苔拉当时才十九岁，她在意大利裔妇女中也是少见的一位金发碧眼、身材窈窕的美女，她的迷人的美貌常常使过路的男人望得发呆。

奈洛把丝苔拉介绍给泽一，死去的雪莉无法同丝苔拉相比，泽一一下就狂恋上丝苔拉。丝苔拉不仅外表艳丽，而且心地善良。

第五次约会，泽一带着丝苔拉来到沿哈德逊河的森林里郊游，泽一就在那里把由于害羞而半推半就的丝苔拉占为己有了。

丝苔这个绝代佳人，是个真正的处女，她的身体决不是肥胖、肌肉松弛的雪莉所能比拟的。当天，泽一狂热地拥抱了丝苔拉，长时的拥抱，使她深深陶醉，沉浸在难于言诉的欢乐之中。

那一天以后，又过了三个星期，泽一正在自己的公寓里同丝苔拉亲热。

丝苔拉已开始懂得爱的欢乐，对泽一的挑逗作出了激动的反应，她的呻吟甚至传到走廊上。

完事以后不久，他正要送丝苔拉回家，俩人来到走廊上，那里站着一个人面容冷峻的意大利裔男人，看上去有四十七、八岁。“爸爸！”

丝苔拉一下满脸通红，吃惊地站着。

“我是约瑟夫·安德莱梯，丝苔拉的父亲。看来我招了一个好女婿。泽一先生。”

那男子通情达理地微笑着，拥抱住泽一，吻了他的双颊。

又过了一个月，丝苔拉和泽一举行了结婚典礼。那次的结婚宴会，邀请了以马里奥为首的阿克城的头目们，以及美国乐部的所有头目。

婚宴之后，举行了泽一加入拉·哥萨·诺斯脱拉组织的人邦仪式。

唐·马里奥把一支手枪和匕首，放在泽一的前面，让他宣誓保守拉·哥萨脱拉的秘密。

就是说，不论受到什么样的拷问，绝不泄漏组织的秘密，绝对服从头目的命令，尽一切力量救援陷入困境的同伴，并向对手进行坚决复仇，不成功便成仁……

保守秘密的纪律高于一切，无论亲属、无论宗教、无论国家都不能动摇这条铁的帮规。在黑手党的社会里，只要遵守帮规、杀人都是美德。

宣誓以后，泽一和唐·马里奥以及安德莱梯全家划破各自的食指—扣枪扳机的手指，大家互相把食指的血混在一起，以此仪式表示他们已成为亲密的一伙。

泽一同丝苔拉的新婚旅行是周游欧洲，蜜月度了四个月，回来后泽一被指定为组织的执法人，也就是担当刽子手的工作。

也就是对那些背叛黑手党组织、执行任务不力又推诿责

任的成员进行处决的工作。

泽一所乘的出租汽车已来到了青山大街五段附近。泽一对司机说：

“开到东京都营电车的车房前拐弯”。

车离开了青山大街，开进阴暗的小路。那附近有日产公司涩谷营业所，所以，路上停放着很多在修理厂内停放不下的汽车。

当车开到了青山车座的后街上时，泽一叫司机停车，摸出一张千元面额的票子，塞给司机说：“零钱不用找了。”就下车了。

司机立刻变得笑容可鞠，把车开走了。

泽一左手提着行李箱，慢慢往前走去。一边留意看着每部车的车牌号码。

这时，有一部黑色的普通小轿车，它的轮胎发出轻轻的吱吱声，转过街角向这边开了过来。

这是一部“赛得利克”牌汽车。这车突然朝着泽一猛然加速，显然是早有准备，迅速飞快地奔驰过来。

泽一一闪身，跳到了停着的两部汽车之间，蹲下的同时拔出了挂在后腰枪套上的手枪，那是一支柯尔特牌 357 大型左轮手枪。

那辆正要开过泽一面前的“赛得利克”车的车窗里伸出一挺枪身较短的轻机枪。

那车的司机是蹲着身子在掌握方向盘的，机枪射手要么是趴在座位上，要么是蹲在车内的毛毯上，把手举在头上操纵机关枪。

那支短枪身的机枪，象毒蛇吐舌那样发出火焰。泽一一下就翻滚到一辆汽车的后面去了。

那辆车的窗玻璃被射得粉碎，车身上千疮百孔，通过面前的“赛得利克”来了一个急刹车。

机关枪的枪筒转向了泽一藏身的地方。

泽一用大拇指搬动枪机站起身来，对着“赛得利克”的后车门，扣动了 3. 57 大左轮枪的扳机。

左轮枪的枪声同 9 毫米口径的机枪连发声都不同，前者的爆烈声更猛烈，因为 3. 57 左轮的子弹装填的火药相当多，再加上枪身短；枪口喷出的火舌甚至有一米长，巨大的反射力通过手一直振动到肩膀。

经过穿甲加工的 3. 57 左轮枪子弹弹头，轻而易举地穿透了“赛得利克”的后门，随着一声惨叫，机枪就掉到了车外。“赛得利克”仓惶逃走，泽一对着车尾连发四枪。

四发子弹都穿透行李箱，打坏油箱，射进引擎，车子就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终于撞向水泥电杆。

把水泥电杆撞倾斜了，车被迫停下，油箱里漏出来的汽油燃烧起来。

泽一打开旅行箱，拿出装子弹的盒子，打开手枪的左轮，退掉五个空弹壳放在衣兜里。从装子弹的箱子里取出五发穿甲弹，填入左轮弹仓，然后关上后盖。

他把装子弹的盒子放回旅行箱，于是左手提着箱子，走进“赛得利克”车。

落在地上的机关枪，是原来纳粹军队用的轻便机枪。

泽一抬起那支枪，把枪栓下到安全槽上固定好，才把枪带套在自己脖子上，把枪挂在胸前。

“赛得利克”车撞得车门敞开，行李箱已被火舌所吞没。周围的住家被枪声所惊，纷纷关灯。

泽一腰间挂着手枪走过车子，看见车的前座与后座都躺

着一个男子。

二人均受重伤，痛苦地呻吟着。泽一先把后座的那个人拖到车外，此人看上去不到三十岁，受伤前一定是个彪悍的家伙，现在胸部让子弹穿了二个孔，显出一副可怜相。

泽一怕这家伙垂死挣扎，把他的两根手指用脚踩扁，接着又把驾车的家伙也拖出了车外。

驾车的大概是个小喽罗，上身挨了三枪，现在只剩下一口气了，想让他开口是不可能的了。

泽一又把他塞进轿车里。泽一捡起了车后座上的子弹带，不出所料，那里面装的是机枪的备用弹夹，而且有七个之多。

泽一背上子弹带，拖着后座的家伙往远处走去，这时，“赛得利克”的火势愈来愈烈。

泽一把他拖到停在路边的一辆车的背后，动作敏捷地搜了那人的口袋，没有找到任何足以说明此人身份的证件，连驾驶执照都没有。

可是，在西装上衣的里儿侧绣着一个“关”字，看来这大概是他的姓，为了让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泽一用打火机的火焰烧那家伙的脸。

这家伙清醒过来，发出微弱的呻吟。泽一蹲下来，劈头盖脑地问他：

“你这小子就是关吧，嗯？”

“你、你怎么会知道的？”

关喘着气、口中不停地吐着血。

“谁指使你来的？在空港袭击老子的也是你小子吧。”泽一问他。

“休想叫老子说出来……补一枪吧……那样痛快一些”。

“老子才不让你痛快呢，除非你小子吐出来，谁的命令、

为什么要干掉我”。

“甭想叫老子吐出来……反正活不成了，还让你小子得逞！”

关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又从口里涌出一大口血，全身痉挛。

痉挛一停，关就断气了。泽一一看就知道，没有必要再去摸脉什么的了，那家伙到阴曹地府报到去了。

泽一咂咂舌头，站了起来。

这时，“赛得利克”的油箱爆炸了，碎片横飞，掩护泽一的那辆汽车的车窗玻璃被碎片砸得粉碎。

泽一掸去留在衣服上的碎玻璃渣，迅速地察看停在路边的汽车，捷步往前，终于在四十公尺开外处找到了停在那里的银灰色的“蓝鸟”1600SSS型轿车，这辆车是由拉*S柯萨*S诺斯脱拉总部派到日本的特派员事先为他准备的。

泽一从兜里摸出钥匙，插入车门锁孔，一扭就打开了。他把旅行箱放在后座上，把轻机枪摆在驾驶座旁的座位前的地板上。

泽一准备发动引擎，他原以为未经预热的引擎不可能立刻顺利地投入工作，可是意外的，发动后，挂上离合器就正常工作了。

他故意避开青山大街，经由井之头大街开往七环路，随着引擎升温，对加速的反应更为灵敏了。迎面开过来响着警笛的警车擦身而去。

“蓝鸟”SSS型轿车穿过了世田谷后街，来到八环路，终于从玉川野毛町进入了第三京滨公路。

泽一让车速保持在九十公里以下，以免让交通警察抓到。车开了两里光景，发现前面下行线上一字排开的三台大卡车，

不谋而合的突然一起急刹。泽一脚踩紧急刹车，手把车档换在第三档上，同时并用脚刹和引擎刹。“蓝鸟”160SSS 车的速度急剧下降。

即使这样，同那三台由于是重车和使用鼓刹而尚未完全停下来大卡车仍难免相撞……泽一边用脚踩刹车踏板，一边将手档换到空档，脚踩油门，引擎打空转，马上推到了二档。

接上离合器，这时，泽一感到脚刹完全失控了。

他慌忙地反复踩踏板，结果毫无作用，车子继续加速，引擎发疯似地快转，驾驶仪表盘上的速度表的指针已越过了警戒线。

液压刹车出问题了，很明显，有人做了手脚，只要刹车负荷一大，液压缸或输油管就会破裂。

对面的三辆踩了刹车的大卡车终于猛然停下，剧烈地晃动车尾。

泽一驾着的“蓝鸟”1600SSS 型轿车飞快地向前逼近，这样下去，岂只是相撞。肯定要钻进大卡车的车身底下去，那不用说，就粉身碎骨了。

泽一死拉紧手刹，敏捷地向左拐弯。

旋转的轮胎同路面磨擦得直冒青烟，手拉机械刹车的钢索断了，车轮的旋转并没有停下来。

车刹那间就冲弯了公路的护栏，猛然腾空而起，泽一忍受着这狂暴的冲撞，仍及时用右手关上引擎，左手迅速提起放在边座前的轻机枪。

公路护栏的外面是一个七公尺的陡坡，陡坡下面是一片庄稼地，再过去是一大片新建住宅。

腾空而起的“蓝鸟”由于猛烈的冲击，所有的门都震开

了，泽一一跃而出。

他埋头，左肩着地，滚到了陡坡的杂草丛中，这都发生在一瞬间，泽一的一双眼睛马上死死地盯住“蓝鸟”轿车后座上的那只旅行箱，看见它被抛到四十公尺开外的庄稼地里。

摔落下来的车发出一声巨响，油箱往外漏油，由于引擎已灭火，没有引起大火。

泽一摸摸子弹带，确认没有丢失。他打开轻机枪的保险，在茂密的杂草丛中匍匐着往繁茂的灌木林爬去，运用动作简直同蛇一样。

当泽一转到那片杜鹃林中时，有三个男人跑步来到陡坡上面第三京滨公路的护栏旁。

三人都穿着一式的米黄色工作服，头戴橄榄绿的美军战斗帽那一类的便帽。

三个人都在腰间挂着手枪，看来是那三辆大卡车上的家伙。

“那小子，完蛋了吧？”

“那还用说，折腾不死才怪呢！”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还是再给那小子来一颗子弹才稳当。”

“好吧，咱们一块儿去处理”。

那三个人七嘴八舌地说着，一边跨越了护栏。

泽一正躲在茂密的灌木丛林里，他打算用轻机枪扫射那三个家伙，可是，当他一扣扳机，枪机只是往前动了动就不动了。

对射击怀有动物般第三直觉的泽一，在一瞬间，就明白，机枪失灵了，一定是刚才撞车时把枪震坏了。像这类轻机枪或冲锋枪，其结构都是平时枪机的位置退后，也即处于离开

的状态，只有扣动扳机时，枪机才在弹仓上端的子弹进入枪膛的同时，以撞针击打子弹尾的雷管部份而完成射击。

王个男人听到泽一的轻机枪的枪机发出的声响，都大吃一惊地望着杜鹃灌木林。

“这王八蛋……”

三个人都同时去摸腰间挂的手枪。

泽一马上把轻机枪放到自己脚旁，拔出了插在腰带上的357大左轮枪，一边用手扳起击锤。

这三个刺客距离泽一四十多公尺。三人用手枪向泽一乱射，然而，着弹点都离得很远。

泽一单膝跪地，以左臂为依托，右手腕靠在上面握着357大左轮枪，很用心的打了一枪。

泽一瞄准左边那个男人脖子下面，几乎击中了胸部的正中，那男的应声仰面翻倒，从陡坡上滚下来。

泽一第二枪打中了右边那男人的腹部，那家伙也滚下来了。

只剩下站在中间的那男人了。

那家伙绝望地吼叫着，用FN“勃朗宁”强力14发自动手枪向灌木林乱射。

但是，由于恐怖和慌张，射出的所有子弹都离泽一很远。泽一一枪就打穿了那家伙的下腹。

那人一下就抛掉了F“勃朗宁”手枪，用手按住下腹部，双膝跪下，因为在斜坡上，终于向前扑倒，从斜坡上滑了下来。

泽一捡起轻机枪，把它挂在自己的脖子上，那支枪只要修一下，还可以用，接着他给357左轮枪装好子弹，向着刚才从车子里抛出来的旅行箱落下的地方走去。

这时候，泽一才发现最先挨枪倒下的家伙还有一口气。

泽一用的是以特氟表面处理穿甲弹，这种子弹对人体来说，不同于叫做开花弹的铅头子弹，它并不在人体内发生爆炸，只是穿通而已，大半的能量都浪费了。

可是，那家伙的脊椎被子弹打得粉碎，疼痛得难以忍受。

泽一找到被摔瘪了的旅行箱，用左手提着向另一个男人走去。

那家伙奄奄一息，子弹穿透了胃，前后都开了孔，散发出难闻的恶臭。泽一走近最后挨枪的那个男人。

这家伙看来祖籍还清醒，3.57左轮枪子弹穿透肠子从后背穿出。

泽一放下旅行箱，俯视这男子的面孔，那是一张在平时表情冷酷的脸。

那男子尖下巴、薄嘴唇。这时他甚至还想虚张声势，可是全身就像疟疾发作一样，浑身颤抖。

住宅那边传来了人群骚闹的声音。第三京滨公路处，陆续开来了公路管理机构的巡逻车和其他车辆。

泽一翻开那男子上衣的里儿，从里子上知道他叫村川，于是双脚叉开，骑在村川身上，右手把手枪口抵住了他的前额，问道：

“说，谁让你来杀我的？”

说完，他扳起手枪的击锤。

“快开枪。你狠狠心把我杀了吧”！

村川喘着气说。

“你小子别急着想死。喂，谁指使你来干掉我的？”

“我，我只不过是被雇来的。我们都是些临时雇来的射手。叫……叫急救车来。”